

“序”——语文教材体系研究的核心

岳 洁

如何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是广大语文教学工作者一直殷切关注和努力探索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很广,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套好的教材和对这套教材理解、掌握的深度。现行语文通用教材是在试用本的基础上,参考了各方面的意见修订的,稳定性较大。因此,国内同行对这套教材作了大量的探讨。几年来,从一篇篇教材的铨释、评注、分析……发展到对整套教材训练体系的研究,标志着语文教研工作正沿着科学化、现代化的道路向前迈进。

当然,诚如叶圣陶老先生所说,课文不过是些例子。语文教学,则要设计一套好的练习,以便举一反三,使学生相对全面地理解和掌握某些知识,培养某种能力。因此,研究这些“例子”的知识、能力的容量、深广度及其内在联系,必将有助于语文教学的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科学中的体系一语,是指多数事物基于一定的秩序相互联结而浑然成为一个整体而言。研究事物之间的结构和联系,是二十世纪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按照普通系统论创立者贝塔斯菲提出的关于组成系统的定律,一个系统中各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有机的联系,并发挥其各自不同的效能。但作为整体而存在的某一系统,它的整体效能不是个别因素效能的简单递加,而是大于几个因素效能的总和。一般所说的 $3+2>5$,其奥秘就在于联系。作为既是一项学术研究,又是一项帮助广大教师更新教学思想、改革教

学的具体措施“中学语文教材体系”——中学语文学科的知识、能力训练体系——研究,就是用系统论、控制论的观点,来研究现行通用教材中知识、能力——主要是读写能力——训练的“量”、“度”、“序”、“位”。其核心是按照知识、能力自身的属性及其在教材中的分布,确定训练的序列——即定“序”。

语文教材中的知识、能力训练 到底是否有序可循

古今中外的教育家,大都十分重视“循序渐进”这一重要原则,那么,现行通用教材又是否有序可循呢?有的同志认为,现行教材是东选一篇,西选一篇,无“序”可言。有的同志甚至认为,语文教材本身就无所谓“序”。不必讳言,现行教材中某些课文的安排尚可商榷;某些能力的训练程序,有待进一步调整。而作者写某一篇文章时,的确不是为编入教材而写。编教材选文时,的确也是“东选一篇,西选一篇”的。但是,既然被选入了教材,就必定体现了编选者的某种意图,体现了根据教学目的安排的某种序列,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

从知识的扩展、能力的迁移的角度考察,现行教材中各单元诸课(文言文除外)的安排是先讲读课文,后阅读课文,以期达到举一反三,是一种“序”的表现。从知识本身的系统来看,由“概念”、“判断”、“推理”到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也是一种“序”

的表现。至于通过练习表现出来的读写训练序列，则尤为明显。初中一至四册、高中一至四册的八册书中，共有读写训练的题目六百三十五个，其中有主体性训练，有辅助性训练，有准备性训练，有综合巩固性练习。应该承认，编者在设计、安排这些思考训练中，颇具匠心。刘国正同志说：“课文是从古今中外的大量文章中摘取的，只能作大体的安排，难以有严格的系统性。练习题是为着教学目的编写的，可能而且应该有计划的安排，有一个比较严格的序列。”所以，“序”在教材中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是具体的，而不是不可捉摸的。

“序”在教材体系研究中的特点、表现

“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单至复杂”是循序渐进的基本要求。教材体系研究中除了探索各项知识、能力的“浅”、“易”、“简单”的起点和“深”、“难”、“复杂”的程度之外，还要细致考察以上所谓“入”、“到”、“至”的步骤和程序。按照教材中各项知识、能力的“序”，协调知识、能力训练之间的关系，使教学达到最优设计，最优控制。

“序”的探索，似可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纵向发展的特点

初、高中一、二年级共选记叙文（文言文不在内，下同）一百三十篇，分为二十七个单元；议论文二十二篇，分为八个单元；说明文二十七篇，分为八个单元。具体剖析这些课文、单元的训练项目及其联系，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和掌握中学教材中各主要文体的“序”。以说明文而论，《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初中能读写一般的说明文，高中能读写比较复杂的说明文。训练的阶段性相当明确。初一册第五单元的《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等两篇课文，主要是引导学生懂得说明某一处所的结构方位时，要按照一

定的顺序；初二册第八单元的《大自然的语言》等两篇课文，主要是引导学生学习用事例说明科学道理。以上两册应为以后说明文的读写训练，打下必要的基础。高中二年级未设说明文单元，《杨树》一篇附于高三册第一单元之内，起复习、巩固作用。从整套教材来说，主体训练在初三、四册和高一、二册。初三册要求在初一、二册的基础上，区别描写和说明的不同特点，进而了解说明的特性；初四册则侧重于初步了解说明的方法、在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中说明的作用以及用具体事例说明科学道理的写法。高一册在初一册初步懂得按一定顺序说明事物和初三册初步了解说明方法的基础上，较为全面而系统地研究说明的顺序和说明的方法、方式。例如，根据说明对象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顺序，说明文中的文艺手法……等等。高二册强调说明的科学性。从知识、能力的训练分析，首先是“描写和说明”，以取得和记叙文的衔接，进而学习“说明的特征”、“说明的方法”、“说明的顺序”，最后是带总结性的“说明的科学性”。从整套教材来看，初一、二册属于预备性训练，初三、四册，高一、二册是重点，属于主体训练，其中高二册又应起到系统、综合、巩固提高的作用。达到中学阶段说明文教学的要求。当然，有些单元中课与课之间的“序”不很明显，尚待进一步抽换和调整，但也应该承认大部分单元，尤其是册与册之间的“序”是显而易见的。

（二）横向发展的特点

现行通用教材属于综合型。阅读、写作、语文知识结合于一册之内，一套之中。不同文体的单元穿插安排，各自的系统性不容易体现出来。因此，探讨横向的“序”就显得很有必要。一册、一个年级既然形成一个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整体，各单元之间应该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之间不应只是数量的递加，而且应该是质的

综合。以高一册为例,《南州六月荔枝丹》、《蝉》等说明文,恰当地运用了“倒叙”,恰当地引用了文学作品,就把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记叙和说明有机地衔接了起来,又为议论文的引证法作了必要的准备。《路标》一课编入记叙文单元中,却又有议论的成分,在记叙文和议论文之间搭起了桥梁。修辞方式“比喻”,在初中已学习、掌握了比喻的结构、比喻的种类的基础上,高一册《荷塘月色》、《绿》着重研究本体、喻体之间的相似点。这一要求在《明湖居听书》一课的训练中,又有扩大和加深。以看得见的景象、经历过的事情、体验过的感觉、想象得出的形象作喻体,使读者能借助喻体的实体形象感受没有实体形象、难以捕捉的本体。观察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是高一册的训练重点之一。第一单元中主要研究观察点(立足点)与观察对象的关系、观察的方法,而在第二单元中则侧重研究不同文体中的观察目的和重点。同样是引用诗句、传说,记叙文中主要是为了丰富内容,增添美感;说明文中主要是提供科学根据;议论文中则主要是为了增强说服力。这在《长江三峡》、《南州六月荔枝丹》、《我们的文艺是为谁的?》诸课中清楚地表现出来。总之,探索横向的“序”,对每一课、每一册、每一年级的教学,可以起到瞻前顾后、统摄全局的作用,在使用综合型教材时,取得主动权。

“定”序的前提

要准确地、客观地探索、确定这个“序”,就必须明确教材中知识、能力训练项目和内容的“量”和“度”。定“量”和“定”“度”是定“序”的前提。

(一)以现行教材为依据,确定知识、能力的“量”

中学语文学科的知识面很广,似乎很难定“量”。但从中学这一特定阶段语文教学

的目的任务来讲,就应该根据某些数据的概率统计,安排和控制教学中的传授量和训练量。如:文言词语的“焉”,在中学阶段只要求理解和掌握四个义项,而不是按《古书虚字集释》,要求理解二十二个义项。教材中知识、能力训练项目的“量”,约略可分为两类:一是基本量,二是扩大量。对基础较好的学生,对文科学生,应要求牢固或比较牢固地掌握,切实或比较切实地理解整套教材包含的知识,进而扩大一定数量的课外读物中所包含的知识;对一般的学生,对理科学生只要求牢固掌握、切实理解重点单元,讲读课文中包含的知识,力争掌握、理解整套教材中包含的知识。从实际出发,划分基本量和扩大量,是符合控制论的原理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在《六年制中学高中语文第五册简介》中提出:

“……按照教学计划,文科班可以将部分阅读课文作为讲读课文,理科班可以将部分阅读课文作为课外阅读”,也正是为了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对一定对象进行知识、能力训练,有一个恰当的量的控制。根据教材,按基本量、扩大量,定出整个中学阶段,初、高中,以至于各册、各单元、各课的各种知识“量”,如:识字量、理解和掌握的词语量、句式量、各种不同文体写作方法训练的量和语文常识量……使教师、学生心中有数,才能避免挂一漏万,顾此失彼,也才能避免盲目地增加内容。质量是通过数量反映出来的。有了一定的量,才有一定的质;有了明确的量,教学质量检查和考核,也才有可靠的准绳。

(二)根据《大纲》要求,参照学生实际,确定理解和掌握知识的“度”

语文是“弹性”很强的学科。同一篇课文,初中可以讲,高中也可以讲,甚至大学也可以讲。讲到什么程度,就要接受《大纲》的严格制约。要准确地定“度”,就必须分清在《大纲》要求下各项知识的“度”和

该项知识本身具有的“度”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就必须剖析该项知识在各学段、各年级、各册的分布情况。胸中有全局，深浅、取舍才能恰到好处。如：文言词语的意动用法、使动用法，在高一册属于主体性训练，要按练习的要求讲准确、练扎实，而文言句式在高一册属于预备性训练，则应适可而止。记叙文中的“线索”，在初中阶段只要求有一些初步认识，作初步的训练，至于较全面的研究“线索”的作用和类型，则应在高二册进行。准确地、恰当地定“度”，有利于抓住重点，有利于在规定时间内有层次地训练，有利于掌握教学上的主动权。

用控制论的某些原则定“量”、定“度”，进而用系统论的观点定“序”，是语文教材体系研究的步骤和过程，也是语文教材研究科学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序”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教材体系研究，是帮助教师理解、掌握教材的途径，应该是教师从事教学的重要内容和必要的前提。体系是对整套教材而言，但语文还是一课一课教的，一课一课学的。有些同志正在进行单元教学的尝试，但也离不开每一篇具体的课文。因此，知识、能力训

练都要分别落实到每一篇课文上来，就是从教学实践需要出发，定“位”。一课之中，应该教学哪些知识，培养哪些能力，必须恰如其分地控制。不同的学生、班级、学校，讲练内容固然应有所不同，预备性、主体性、巩固性的各类训练也应有不同的定“位”，但是，有了具体安排，才能避免随意性，作到讲得重点突出而集中，练得扎实而有效。否则就会事倍功半，或者浮光掠影，蜻蜓点水；或者面面俱到，轻重倒置；或者拖长教学时间，增加学生负担。所以，从教学实践的需要来看，体系中的定“位”，必不可少。但是，必须强调定“位”的前提和条件是定“量”、定“度”、定“序”。如果没有“量”、“度”、“序”的研究和确定，定“位”也不可能是科学的，而只能象某些“教案”那样就课文论课文，带来新的随意性。

综上所述，教材体系研究，就是在“量”、“度”、“序”、“位”的“定”字上作文章。每一项的“定”，既有独立的作用和具体的内涵，又有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作用。简言之，从“量”、“度”出发，探讨体系的核心——“序”，再落实到教学实践需要的“位”。



“少益耆食”解

陈斌 何世英

《触龙说赵太后》“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身也”一句，其中“少益”，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注为：“少，副词，稍稍。益，副词，更加。”于是有的便语译为“稍稍更为喜欢吃点东西”。

细审文意，这样解释是不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的。既是“稍稍”，怎么又是“更加”呢？究其原因，这里的“益”并非“更加”之意，而是“稍”的意思。“少益”在此是同义复词，也作“稍益”，“益”即“稍”也。如《史

记·李将军列传》：“汉矢且尽，广乃令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汉书·苏武传》：“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因此杨树达《词诠》中说“益，副词。稍也，渐也。”是训诂家从大量语言材料中总结出来的可靠结论。可见“少益耆食”的“益”应作“稍”解。从上下文看，上句“殊不欲食”是“很不想吃东西”，下句的“少益耆食”当是“稍稍喜欢吃点东西”了。